

谢冰莹



散文选集

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谢冰莹散文选集

傅德岷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谢冰莹散文选集/傅德岷编. —3 版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(百花散文书系. 现代部分)
ISBN 978—7—5306—5313—5

I. 谢... II. 傅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 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991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26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本套《现代散文丛书》是《百花散文书系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，按人专集分册。

二、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，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。

三、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，简单介绍作者生平，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，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。

四、所选作品，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；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。

序 言

傅德岷

谢冰莹(1906——)，名鸣冈，字凤宝，又名谢彬，湖南新化人，我国现代著名的“女兵”作家，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1922年，她以“闲事”的笔名在长沙《大公报》发表处女作《刹那的印象》开始，到1948年去台湾师院任教，飘流海外为止，历尽艰辛与苦难，终于从一个个困境中挣扎出来，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真理，竭力呼喊，留下了满是血与火的散文篇章。重温这一页页的历史，我们深为谢冰莹那叛逆封建桎梏的精神，炽热的爱国情愫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所感动；1937年，

她重上征途，在戎装照片上题写的“不灭倭寇，誓不生还”的八个大字，至今仍动人心魄！可是四十多年来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这位蜚声中外的“女兵”作家几乎在大陆广大青少年读者中湮没。今天，是应该拂去历史的埃尘，认真地研究其作品的时候了！这本《谢冰莹散文选集》就是基于这样的动因而编选的。

艰难坎坷的生活道路

谢冰莹的一生是艰难坎坷的一生，她在大陆的岁月更是在同旧礼教、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拼搏中度过的。她在大陆反抗挣扎的四十二年，大约经历了五个时期：

（一）蒙童与求学

1906年农历9月5日，谢冰莹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村。其父是前清举人，当地名流，曾连任新化县立中学校校长三十年；其母曾读诗书，封建思想浓厚。她三岁时，便被许配给肖家的一位儿子。并要她少读书，裹脚穿耳，多学女红。

谢冰莹从小聪明，五岁时开始识字，八岁能背诵《随园女弟子诗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并具有反抗精神。

1916年，她进谢铎山村私塾，在“近视眼先生”的教育下，读完《女子国文》八本，《四字女经》一本，偷学《论语》、《幼学》半册。

1918年，经过两天绝食斗争，其母才同意她进大同女校读小学。她大胆地解开裹脚布，放了天足。

1919年，转入新化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。她如饥似渴地阅读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和莫泊桑的《二渔夫》。

1920年春，改入益阳信义女校，这是挪威老处女爱娜（40多岁尚未出嫁）办的教会学校。她不愿读《新约》、《旧约》，不愿唱“上帝爱我爱无边，及到离世必保全”的赞美诗。并于“五·七”国耻纪念日组织同学校内游行，呼喊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反对基督教”、“争取言论自由”的口号，被“送”回家。

1921年暑假，投考长沙省立第一女师。在校长徐特立的教育下，思想自由，大量阅读小说，喜

爱《水浒》，不喜欢《红楼梦》。“五·四”以后的新文学作品，喜看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的诗作和散文；外国作家中，爱读莫泊桑、左拉、托尔斯泰、陀斯妥耶夫斯基、爱罗先珂等的作品，尤爱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

1922年，以“闲事”的笔名发表《刹那的印象》，写一位师长太太买了一个丫头，要人们品评好坏，她认为这是侮辱人格，把人当牲畜。以此文来表达她燃烧着的不平与愤怒。

1925年，长沙发生“六·一”惨案，学生们整队去省府请愿，要求缉拿“六·一”惨案的凶犯，取消二十一条，抚恤死者家属。她积极参加游行，外出讲演，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。

（二）从军与“飘泊”

1926年，北伐大革命爆发。她在二哥的支持下，决定去从军。冬，经过曲折到了武汉，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当了“女兵”，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。

1927年5月，随军北上，去河南，参加西征。她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，“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，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”。她或牺

牲睡眠，或于休息的几分钟里，在豆大的灯光下，用膝头当桌子，写《从军日记》，寄给武汉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主笔孙伏园先生。

孙先生认为这些日记和书信体的文章，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觉醒，便陆续将这些文章刊登在1927年5月14日—6月22日的副刊上，立即轰动了文坛。

1927年夏，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战事，为保存革命实力，女生队解散。她拖着两条跑肿了的腿，回到了家。其母即逼她同萧家公子肖明结婚。她没有屈服，连逃三次，均被抓回。最后只得假意结婚，到了萧家，同萧明谈判，只作了名义上的“夫妻”。

1928年春，应大同女校之聘，终于挣脱了家庭监狱，奔到长沙。不料被当作××党而被捕，遭受毒打。后因法官曾是其父的学生，同意取保释放。出狱后，去衡阳湖南省立第五中学附小当国文教员。

1928年6月，因教书认真负责，引起教务主任的嫉妒和不满，毅然离开衡阳，回到长沙。不久，带爱珍（女孩）一起到汉口，后转上海，找到孙

伏园先生。

1928年7月，经孙伏园、钱杏邨（阿英）的帮助，考入位于法租界内的上海艺大中国文学系二年级，同电影明星王莹同学。在这里，过着穷困的日子，每天以四个小烧饼来代替三餐饭食。后竟挨饿，四天没吃饭，只好去春潮书店预支《从军日记》的稿费。

1928年秋，因上海艺大的学生办了平民夜校，成立了摩洛文艺研究社，被法租界的巡捕诬为“反动分子”，抓捕学生，解散上海艺大。她又成了徘徊于马路上的一片孤叶。

（三）北上与南下

1929年，她应三哥之约，于“五一”劳动节登上天津的海船。到北平后，住河北省妇女协会，后到《民国日报》社，与陆晶清一起合编副刊。不到两月，报纸被查禁，又回妇女协会，准备考学校。

不久，考入女师大。考试中，她的地理只考了4分，并在试卷上写下责备出偏题教员的话，本来是不录取的。因她语、英、算三门考得不错，文学系主任黎锦熙又力争，她才得跨入“红楼”（女师

大别称)之门。

这时期,她一面读书,一面教书,一面写作,努力挣钱养活自己和刚生下不久的女儿符冰。她在安徽中学和大中中学每周兼12小时的国文课,每次改作文95本。每晚12点前改卷子,12点后写文章。由于她的文章针砭时弊,大报副刊不敢登,劝她写“软性”文章,她拒绝了,只好更换笔名,不敢用谢冰莹三字。

后来,由于丈夫符浩(她北伐时的同学,年轻诗人。由于误会,他们感情产生很深的裂痕,致使她多次想自杀。)被捕,她从西单小口袋胡同搬到石驸马大街内浸水河22号。

这时期,她积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,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。她与潘漠华、杨刚等过从甚密。她参加过几次进步戏剧公演,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。这样,被国民党当局视为“罪犯”,上了黑名单。

1930年冬末的一天,她得知要逮捕她的消息后,当晚乘津浦车南下,不得不失掉即将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。

她从南京转武汉,把孩子交给符浩的母亲后,

在武汉卖文为生。为了不出麻烦，只好回到湖南湘江对岸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。不久，她回家乡与母亲见了一面后，又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。

1931年仲夏，她在上海红湾的黑房子里，忘命地进行写作，以一天13000字的速度，不到三个星期就完成了《青年王国材》和《青年书信》两部书稿。两书顺利出版后，得到650元的巨款，她决定用此款去东京留学，完成读书的宿愿。

（四）两次去日本

1931年7月20日，她乘长崎丸从上海出发去日本。到达长崎后，“九·一八”炮声响了。国难，激烈地摇撼着她的心，她难过得流下了眼泪。她立刻想返国参加作战。经同学相劝，她才暂留日本。

不久，中国留日学生一千余人，在东京举行“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”，与日本的军警发生冲突，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伤的心回到祖国。

1932年1月，她回到上海后，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，她参加著作者抗敌协会，白天参加救护工作，晚上写稿，编辑《妇女之光》。

后来，刊物被法帝国主义强行停刊，她又飘流到福建，在厦门中学教书，为《厦门日报》编辑文艺副刊“曙光”，又和谢文炳、方玮德、郭莽西、游介眉创办《灯塔》文学月刊。不久被停。

1933年11月，“福建人民政府”成立后，因她同其中的一些成员有过联系，被认为是福建人民政府的“妇女部长”，被当权者列档备案，她只得悄悄逃走。

1934年春，她回到上海，看到《申报》上公布的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，柳亚子劝她回乡一避。她只得回到长沙，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，应赵家璧之约，闭门写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。她说：“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，完成我的学业；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。”她拟了几十个小题目，“兴之所至，有时一连写上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；有时十来天也不动笔。”

“女兵自传”陆续发表，深受读者的欢迎。

1935年，由于生活的苦闷和对读书的渴望，她第二次赴日留学，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，本间久雄是她的教授。

1936年4月12日，因她拒绝去欢迎到日本朝拜的伪满皇帝溥仪，被关进日本狱中，遭到严刑拷打，身心倍受摧残，始终不肯屈服。

三星期后，由于国内柳亚子等人的声援，驻日领事馆和留学生监督处的保释，日本朋友的同情、支持，逃出虎口，回到上海。

不久，取道香港去桂林，在南宁高中教国文，并编辑《广西妇女》周刊；整理十多篇散文辑为《湖南的风》，由北新书局出版。

（五）重上征途及其它

1937年，“八·一三”全面抗战开始后，她在母故父病的情况下，毅然告别家乡，赶到长沙，四天内便组织了“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”，举着红旗，高唱“义勇军进行曲”，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的口号，重上征途，奔赴前线，又当了“女兵”！

她抱着“救一伤兵，就是杀一敌人”的信念，跑遍运河东西，长江南北，黄河流域……。 “她一面是团员的褓姆，一面又是老百姓的喉舌；一面要为受伤的战士裹伤，换药，慰劳，一面又要为整个的队伍去后方捐募用品，宣传英勇抗战的情形

……，她完全成为军民合作的桥梁了。”（维持：《新从军日记·写在前面》）

1937年11月下旬，她从前方随大队撤到武汉之后，本拟整理旧部，训练一批新的人员，再上火线，但军部不许，只保留原有的八人，她大失所望。恰在这时，南京《新民报》迁重庆出版，社长陈铭德邀她去编副刊《血潮》。为了推动大后方的抗战文化，同时休养病体，她便到重庆为《新民报》编副刊。

不久，“为了后方的文人太多，而到前方去的太少”，她又独自去徐州前线，在李宗仁任司令官的第五战区司令部任秘书。

后来，离队撤退到南方，先后在长沙湘雅医院的战地救护队任向导，参加后勤部和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合办的伤兵招待所工作。

1939年，她在宜昌办救护人员训练班。

1940年，她去西安主编《黄河》文艺月刊，这是西北国统区仅有的大型的纯文艺刊物。这时期，她出版了《新从军日记》、《在火线上》、《战士的手》、《写给青年作家的信》、《抗战文选集》、《在日本狱中》等。

1943年，她离开西安到成都，在制革学校任教。

19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她赴武汉任《和平日报》（原《扫荡报》）与《中华日报》副刊主编，还创办幼幼托儿所。

1946年，借资出版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（中卷）。后应母校北京师大之聘，去讲授“新文艺习作”。同年，在北平复刊《黄河》月刊，仍任主编。

1948年，应聘到台湾师范学院（台湾师大前身）任教授，讲“国文”和“新文艺习作”。从此，一直在海外流落至今。

紧扣时代脉搏的散文创作

谢冰莹是一位勤奋劳作，默默耕耘，不断追求的人。六十多年来，她出版了60多部作品，一千多万字，其中散文集有：《从军日记》、《麓山集》、《军中随笔》、《湖南的风》、《抗战文选集》、《生日》、《爱晚亭》、《战士的手》、《绿窗寄语》、《梦里的微笑》、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、《女兵十年》、《新从军日记》、《在日本狱中》、《冰莹游记》等。

《从军日记》和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在国内国际引起强烈的反响。前者被翻译成英、法、俄、日、朝鲜等国文字，法国伟大作家罗曼·罗兰致函作者，表示赞赏；后者重版二十余次，并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，至今仍拥有广大的读者。

谢冰莹的散文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呢？她曾说：“每一个时代，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，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，也必定和其它时代不同。”也就是说，她的散文始终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，贯串着“叛逆——追求——爱国”的思想红线，洋溢着浓郁的时代精神，高奏出一曲曲时代的主旋律，具有强烈的批判力和震撼力。这，就是她的散文艺术魅力之所在。

谢冰莹散文中的时代精神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革命的追求。

谢冰莹的少年时代，封建礼教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她，直至进入青年时期，她在爱晚亭畔狂啸奔跳时，仍感到莫名的惆怅。她说：“我愿以我这死灰、黯淡、枯燥、无聊的人生，换来欣欣向荣、生气蓬勃的新生命！”“我愿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